

《穆天子传》知见版本述要

郑杰文

导 言

《穆天子传》是一部描写周穆王巡游的先秦古书，但先秦时期并未广泛流传。战国魏襄王以其随葬，世间遂成绝响，至西晋武帝时出土，其间近六百年，未见论说或著录是书者。晋武帝太康二年，汲县民盗发古冢，得古书竹简，《穆天子传》得以重见天日。晋武帝派人隶释整理，遂成五卷，定名曰《穆天子传》，以二尺黄纸写上，藏于秘府，副在三阁。后由卫恒、束皙、王庭坚、王接等人考正校定，其中以束皙用功最多。他考释古文，增补佚简，加进穆王见帝台于宣岳事，使之成为一种新本子，定名为《周王游行》。其后连年战乱，王朝南迁，典籍流失严重。东晋初年，郭璞收集《穆天子传》的不同写本、注本，编缀整理，使之流传。束皙所定《周王游行》与此并行，陶潜所见《周王传》即此系统之传本^①。

郭璞之后，有人将《周穆王美人盛姬死事》并入《穆天子传》中，成为六卷本，见录于《隋书·经籍志》和《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五代时，有人对其整理补释，《太平御览》卷一百五十八所引卷五“虎牢”注文“唐讳虎，故曰武，其后又名成皋”等即其明证。

宋代，两种不同本子仍并行于世，《太平御览》所列“引书目录”中既有《周穆王传》，又有《穆天子传》，王应麟《玉海》并录《周王传》与《穆天子传》。但以《穆天子传》流行为广，故《崇文总目》（清·钱侗等辑本）、李淑《李氏邯郸书目》（高似孙《史略》引）、尤袤《遂初堂书目》、晁公武《郡斋读书志》、陈骙《宋中兴书目》（王应麟《玉海》引）、高似孙《史略》（今存《古佚丛书》中）、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題》、郑樵《通志·艺文略》、《宋史·艺文志》皆单录《穆天子传》。

经宋元间长久战乱，自元代起，《周王游行》（即《周王传》）本遂失传，而《穆天子传》本也属少见。元至正年间，南台都事刘贞藏有《穆天子传》，惧其无传，暇日加以校勘讹舛，命金陵学官重刊，成为最早见于明确记载的《穆天子传》刻本。

历明清以迄民国，《穆天子传》刻本日见增多，并有不少手抄本、手校本流传。顾实先生曾撰《穆天子传知见书目提要》，列刊本、抄本、校本计二十九种，但其实见者仅十五种。其余者或仅录书名，遂成缺憾；或转录他人评说，有隔靴搔痒之嫌。笔者近十年来属意于《穆天子传》研究，访查海内版本，至今已得见三十余种。今综合前人所述，将元、明、清、民国间《穆天子传》（以下简称《穆传》）刊本、抄本、手校本概述于下。

一、元刊本

（一）刘贞藏本（未见）

《穆传》明清刻本所载元至正十年王渐《序》云：“南台都事海岱刘贞庭干旧藏是书，惧其无传，暇日稍加雠校讹舛，命金陵学官重刊，与博雅之士共之。”顾实云：“夫既曰‘重刊’，则刘贞旧藏本亦即刊本可知。”（《穆天子传西征讲疏·知见书目提要》，以下引此简称“顾《提要》”）刘贞藏本为何年所刊，

王渐《序》未提及，而顾实标曰“元刊”。

(二) 元至正十年金陵学官重刊本（未见，简称“至正本”）

此本有荀勖《序》、王渐《序》，前无“结衔五行”^②。此本经刘贞“雠校讹舛”，成为当时的定本。唐宋时，《穆传》流行本多所异讹，如卷四之“箇箇”，或作“饔角”（见唐人殷敬顺《列子释文》引，《云溪友议》引亦同），或作“鬲角”（见《玉海》引）；卷六“天子王女”或作“天子三女”（见《广韵·八戈》引），“三邦之事辇丧”或作“三邦之士为辇长”（见《北堂书钞》卷九十二引）。经刘贞雠校比勘，刊刻发行，成为明代多数刻本的祖本。

二、明刊本

(三) 九行本（据黄丕烈手校本引）

黄丕烈云：“九行二十二字本，无《序》二篇。板式长，字大。分卷下次行题‘晋著作郎郭景纯注’。”（见《黄尧圃手校穆天子传》^③）为六卷本。

此本“为人间孤帙”（见《黄尧圃手校穆天子传·王献唐跋》），“为各家书目所不载”（同上书《顾实践》），“当是明刻之最先者”（《黄尧圃手校穆天子传》载黄丕烈语）。

以黄氏所录此本与“道藏本”对较，多所不合。如卷二“兄子”，“道藏本”作“元子”。卷三“吾汝”，“道藏本”作“吾顾见汝”；“将后”，“道藏本”作“将复”。卷四“造父为御南征”，“道藏本”作“造父为御□南征”。卷五“天下之□”，“道藏本作“天下之”。卷六“衣衾佩”，“道藏本”作“衣裳佩”；“曾祝哭于丧”，“道藏本”作“曾祝哭于丧前”等，显系出自不同的版本。

此本颇有可取之处，如“柏夭”之“柏”，旧注^④曰：“古

‘柏’字多从‘木’。”可见此本保存了古本原貌。又如卷五“天下之”洪颐煊疑“之”下缺“政”字，而此本有“□”，他本皆脱。“逢公”之“逢”此本不误而他本多作“逢”。

(四) 《道藏》所载本（简称“道藏本”）

《道藏》，明人张宇编，正统十年（1445年）内府刊，以“千字文”为序分册，始“天”字，终“英”字。《穆传》版心刻曰“海二”。万历（1573—1620年）中续刊，分部分类。《穆传》系《洞真部·记传类》第二本。其后，又有民国二十五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影印北平白云观藏本。

正统《道藏》本《穆传》，《序》文半页五行，行十七字；正文六卷，款式同；注文双行。首载王渐《序》，次荀勖《序》。顾实谓其出自“至正本”（见顾《提要》）。

(五) 范钦吉、陈德文校刊本（简称“范陈本”）

单刊本。首载荀勖《序》，次王渐《序》，次正文六卷，分卷下次行题“晋郭璞注 明范钦吉陈德文校刊”。序及正文皆半页八行，行二十字。注文双行。四周单边，白口。字体略扁，不甚整饬，大类元刊，或即从“至正本”影刻。正文缺字处或用“□”，或用“𠂔”。按《明代版刻综录》卷三载“《阮嗣宗集》二卷 魏阮籍撰 明嘉靖二十二年范钦 陈德文刊”，是知陈德文为明嘉靖（1522—1566年）时人。此本或亦刊于嘉靖间。

是本有不少优于他本之处。如卷二“至于赤乌，赤乌之人……”，是本如此而“九行本”、“道藏本”作“至于赤乌之人……”；卷五“用禁暴民”是本如此，但其他明本“民”皆作“人”，而《艺文类聚》卷八十八、《太平御览》卷九百五十五所引正作“民”；卷六“哭于丧前”，其他明本皆脱“前”字而独有是本不脱等等。

(六) 《范氏奇书》载范钦校订本（简称“范本”）

范钦校本，载于《范氏奇书》。《范氏奇书》，明嘉靖间四

明范钦天一阁刊，共载书二十一种，计六十四卷，《穆传》为第十种。《四部丛刊》之《穆传》即从此本影出。

此本半页九行，行十八字。有荀勖《序》，王渐《序》，正文六卷，卷首题“晋郭璞注 明范钦订”。周星诒谓其“从王玄翰本出”^⑤（见《增订四库简明目录标注》）。书中某些版页字体有异，如卷二之十二页、卷六之三十一页；某些版页缺字作“𠂔”（他页缺字作“□”），如卷三第一页。顾实云：“疑出元刊本有缺叶，而范氏钞配也。”（见顾《提要》）。

与同出“至正本”的“道藏本”对校，多合，如卷二“兀味”同作“𠂔味”；“靡胃”同作“麋胃”。卷四“巨蒐”同误作“臣蒐”。卷六“拜后”同作“邦后”等。亦有与“道藏本”异处，如：此本卷二“赤乌之人□其”之“□”，“道藏本”无；此本卷二“留国之邦”之“国”，道藏本作“骨”；此本卷六旧注“佐饮者”之“饮”，“道藏本”作“欽”。疑为范氏校改。

王重民将此本列为善本^⑥。然与其他明刊本对校，亦讹误不少，如卷一“既致”讹作“皆致”，卷三“翔𪗨”讹作“翔𪗨”等。

（七）翻刻范钦本（据黄丕烈手校本引，简称“翻范本”）

黄丕烈云：“丙寅五月朔，书友以范刻《穆天子传》求售。每半页九行，行十八字，每卷次行标‘晋郭璞注 明范钦订’。似前所见范本，犹翻刻也。字大悦目，印本清爽，惜前人读过，朱墨粲然，于缺文‘□’字皆有按语存疑，标于上方。窃思其书在荀勖校定时已病其残缺，郭璞作注间于注中存疑，后人安能以意补缺耶？通体句读，颇便观览，因悉临之。其异同处，亦用朱笔标注焉。”

据黄录所见，此本六卷，有荀、王《序》。检黄录是本，与“范本”异者计八十余处，对范本的某些讹误之处作了校改，如改“范本”卷二“龙狗”作“龙狗”，“白𪗨”作“白𪗨”；改

“范本”卷六“逢寒疾”作“逢寒疾”，“邦后”作“拜后”等。另外，《王序》中之“千乘万骑”（他本皆作“千骑万乘”）、卷六之“拜天子之武”（他本“武”后皆衍“一”字）等，都是可宝贵之处。但亦有误改、误增、脱佚者，如卷二“赤乌氏”作“赤鸟氏”；卷五“在乎葭中”作“在乎萌中”，“赐箠史”作“赐篋史”，“□员闾寒”脱“员闾”二字；卷六“衣衾佩”作“哀衾佩”，“造舍”作“造居”，“哭于丧所”作“哭于表所”，“乃遣邢侯”作“乃遗邢侯”，“大哭而行丧”脱“行”字，“文锦明衣”脱“锦”字，“天子不乐出于永思永思有益”脱“出于永思”四字等，可见刊刻之粗疏。

（八）嘉靖四卷本（未见）

据《函宋楼藏书志》载，有“《穆天子传》四卷，明嘉靖刊本”。题“汲冢古本 晋郭璞注”，前有荀勖《序》。

（九）青莲阁本（未见）

据傅增湘《藏园群书经眼录》及王重民《中国善本书提要》著录，此本为单刊本，明万历十年（1582年）李言恭青莲阁刊^⑦。

此本半页八行，行十八字，半页各为双线，下书口刻“青莲阁”三字。王渐《序》在前，荀勖《序》在后。分卷次行题“晋著作郎郭璞景纯注”，第三行题“明临淮侯李言恭惟寅订”。每卷后有牌记三行：“万历壬午春盱（一行）貽李宗城汝蕃（二行）于青莲阁校梓（三行）。”周星诒云此本“从王玄翰本出”（见《增订四库简明目录标注》）。今存台湾“国立中央图书馆”。

（十）《三代遗书》载赵标校本（简称“赵本”）

赵标校本，载于《汇刻三代遗书》。《汇刻三代遗书》，明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河东赵标刊。共收书六种，《穆传》为第四种。

此本《穆传》，六卷。正文半页八行，行十八字，缺字皆用“□”。无荀、王《序》。卷次后题“晋郭璞注 明范钦订 河东赵标校梓”。显系出自“范本”^⑧。

以此本与“范本”对勘，多合。如：卷二“好献二女于天子”此二本同作“献好女于天子”，“留胥之邦”此二本同作“留国之邦”；卷四“龙狗”此二本同作“龙狗”，“银乌”此二本同作“银鸟”；卷五“北入于邴”此二本同作“北入于刚”，可见其出自“范本”无疑。然此本校勘欠精审，多沿袭“范本”之误。如：卷三“翔畋”之“畋”“范本”误作“畋”，卷四“巨蒐氏”之“巨”，“范本”误作“臣”，卷六“祭父宾丧”之“父”，范本误作“文”，此本均沿袭“范本”之误，则明人刊书之粗，校勘之疏，赵标亦不能免矣。

(十一) 《汉魏丛书》载程荣校本（简称“程本”）

程荣校《穆传》本，载于《汉魏丛书》。《汉魏丛书》，明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新安程荣刊。计收书三十八种，分“经籍”、“史籍”、“子籍”三类，《穆传》为“史籍”第三种。所刻《穆传》为六卷，首载王渐《序》，次荀勖《序》。序文半页六行，行十四字；正文半页九行，行二十字。每卷分卷下次行题“晋河东郭璞注”，第三行题“明新安程荣校”，卷六末题“钱塘郭志学写”。据黄元寿言，《汉魏丛书》为何鏜所辑。黄云：“其辑汉魏而上乃至先秦，下逮六朝者，则维括苍何氏鏜所辑之《汉魏丛书》为最博。其书百种，惜未梓行。新安程氏荣刻三十八种，武林何氏允中刻七十六种。”（《增订汉魏丛书·王谟序》引）何鏜，字振卿，号宾岩，明处州卫（今浙江丽水）人，嘉靖进士，官至江西提学佥事。

据黄丕烈言，是本出自“九行本”（见《黄尧圃手校穆天子传》所载）。今对校两本，信然。如卷一旧注“先进乘韦”之“乘”，两本同作“乘”而“道藏本”、“范本”皆误作“采”；

旧注“言赐女受终福”之“赐”下，两本同重一“赐”字而“道藏本”、“范本”皆不重。卷二“封其元子”之“元”，两本同误作“兄”而“道藏本”、“范本”皆不误。卷五旧注“兵不曲挠而戎事集也”，两本如是而“道藏本”、“范本”之“而”皆作“则”。卷六旧注“所谓成踊者也”，两本“踊”皆作“跃”，而“道藏本”、“范本”作“踊”。类似者颇多，可见“程本”实出自“九行本”而与“道藏本”、“范本”有异。

民国十四年（1925年）上海涵芬楼有影印本。

（十二）《古今逸史》载吴琯校本（简称“吴本”）

吴琯校《穆传》本，载于《古今逸史》。《古今逸史》，明万历间吴琯刊。上海涵芬楼有影印本。

是本《穆传》，六卷。正文前只载荀勖《序》。《序》文半页六行，行十四字。正文半页十行，行二十字。每卷首皆题“晋郭璞注 明吴琯校”。周星诒谓其出自元“至正本”（见《增订四库简明目录标注》）。洪颐煊曾用作校本。

以此本与“范本”对校，多合。如：卷二“鬲胡”同作“鬲胡”，“持归种之”同误入注文中，“逢固”同作“逢固”，旧注“从东头而还归”同作“从东头而旋归”；卷三“诸飡乃膜拜而受”句下同衍“之”字；卷五“□则勿迁”同作“□则勿选”；卷六“佐者衣衾佩”同作“佐者衣裳佩”，“拜后于诸侯”同作“邦后于诸侯”。可见此本确与“范本”为同一系统。

以“洪颐煊校本”对校此本，仅卷一正文及旧注便得异文二十七处。又，此本卷三末脱正文“命怀乃膜拜而受乙巳□诸飡献酒于无子天子赐之黄金之婴贝带朱丹七十裹”三十二字及旧注文“诸飡亦人名音犍牛之犍”十字，更见刊刻之疏。

（十三）《快阁汇刊》载唐琳点校本（简称“唐本”）

唐琳点校《穆传》本，载《快阁汇刊》。《快阁汇刊》，明新都唐琳天启六年（1626年）刊。

此本《穆传》，六卷。正文前三《序》：首唐琳《序》，次王渐《序》，最后是荀勖《序》。唐《序》半页七行，行十五字。王、荀《序》皆半页九行，行二十字。正文半页九行，行二十字。四周单边，白口。分卷下次行题“晋 河东 郭璞注”，第三行题“明 新都 唐琳点校”。唐《序》末钤有“玉林氏”阴文印和“唐琳”阳文印。正文书眉上刻有唐琳评语。评语或发感慨，或论笔法，或释文字，或引别家评说（计引孙矿、刘辰翁、杨慎、钟惺、谭元春、茅坤诸家）。评语多从文学角度着眼，甚可宝贵。又将注音移刻于所注字之下，使人读来方便。

持此本与“洪颐煊本”对校，卷一正文及旧注仅得异文十九处^⑨，又将卷四“三苗氏之□处”校作“三苗氏之后处”。在明刊中可谓校刊用力最勤的本子。

唐琳在《序》中评论了《穆传》在史学发展史上的历史地位，申述了自己对《穆传》“不经亦甚”但“定有一段简古高妙处”的辨证看法，颇为可取。

（十四）邵暗生刊《覆古介书》所载本（简称“邵本”）

邵暗生刊《穆传》本，载于《覆古介书》。《覆古介书》，明邵暗生辑，天启七年（1627年）刊。分前后两集。《穆传》为前集第四种。

此本正文六卷，然各卷前无卷次标识，仅在各卷文字末标以“卷之×”，另提行刻下一卷。正文前标以“穆天子传 晋郭璞注”。无《序》。正文缺文处或用“□”，或用“𠄎”。

此本与“范陈本”多合。如：卷二“至于赤乌之人𠄎”与“范陈本”同作“至于赤乌，赤乌之人𠄎其”；卷四“白𠄎”与“范陈本”同作“白𠄎”；卷六“曾祝哭于丧前”与“范陈本”皆不脱“前”字（其他明本多脱）。或即出自“范陈本”。

此本有不少可取之处，除上所列举外，尚有卷二“入于曹奴，曹奴之人”（此与《水经·漾水注》所引合，而其他明本多

不重“曹奴”二字)等处。

(十五)何允中刊《广汉魏丛书》所载本(简称“何本”)

何允中刊《穆传》本,载于《广汉魏丛书》。《广汉魏丛书》,明何镗辑,明崇桢间武林何允中刊,有万历二十年蜡月屠隆所作《序》。后来有清嘉庆中翻刻本。

此本《穆传》,无荀《序》。王《序》半页六行,行十四字。正文六卷,半页九行,行二十字。分卷次行标以“晋郭璞注”。

此本与“程本”多合,唯几处小异,如:卷一旧注“酈,国名”,“程本”如是,而此本“酈”作“蒯”;卷五旧注“音立”之“立”,程本作“栎”而此本作“才”;卷六“至于鹽”之“鹽”,程本误作“盭”而是本作“鹽”。

此本虽未题署校订者,然亦作过校订,如:卷三“硕鸟解羽”,明刻“解”多误作“物”,而是本改“物”作“解”;卷四“阳紆之山”,明刻“紆”皆作“于”,而是本改“于”作“紆”等。亦有可取处。

三、清刊本

(十六)《说郭》所载本(简称“说郭本”)

《说郭》,元陶宗仪辑,明陶珽重校。清顺治三年(1646年)两浙督学周南李际期委宛山堂刊本,共一百二十卷,《穆传》在第一百一十三卷。

此本《穆传》,前无《序》,正文仅刻第一卷,且删去注文。半页九行,行二十字。上下单边,左右双边,白口。字多俗体,脱误较多。除承明刊本脱误外,又有“燕□之山”中“山”误作“土”;“冕袂”之“袂”误作“袂”;“播習”之“習”误作“習”;“黄金之膏”中“膏”作“□”。

从“麋口二十里”之“麋”同作“糜”，旧注“奉天时”之“天”同误作“六”等处看，此本似出自“程本”。

(十七) 《增订汉魏丛书》载郑濂校本（简称“郑本”）

郑濂校《穆传》本，载于《增订汉魏丛书》。《增订汉魏丛书》，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金溪王谟刊。所刊仍为何镗所辑，共刊书八十六种，《穆传》为第二十二种。此丛书在清代翻刻较多，有光绪二年红杏山房刊本、光绪六年浒湾三余堂刊袖珍本（英人艾台尔译《穆传》即据是本）、光绪二十一年上海东棋盘街宝善分局石印本、宣统三年上海大通书局石印本等。

王谟刊郑校本《穆传》，卷前只载王渐《序》。序文半页六行，行十四字。正文六卷，半页九行，行二十一字。分卷次行题“晋郭璞注 南城郑濂校”。第六卷后有王谟题识，言此书因《列子·周穆王篇》而依托之，论穆王逸游及娶盛姬事。

其本多仍“程本”之误而又增新误。如卷一，将“程本”旧注“水峯”误刻作“水峯”，将“春山”误刻作“春山”，“平泉”误刻作“乎泉”。然亦有校正者，如将“程本”旧注“奉六时”校作“奉天时”，旧注“庫脚”校作“庫脚”等。

(十八) 《龙威秘书》载汪明际校本（简称“汪本”）

汪明际校《穆传》本，载于《龙威秘书》。《龙威秘书》，清马俊良辑，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石门马氏大茜山房刊。分为十集，《穆传》在第一集《汉魏丛书采珍》中。

此本只载王《序》，正文六卷。序文正文皆半页九行，行二十字，巾箱本。分卷次行题“晋郭璞注 吴郡汪明际校订”。

此本题“汉魏丛书原本”。除袭“郑本”之误外，又增新误，如：卷一将“郑本”之“鹄属”刻作“鷗属”，旧注“不择地而走”刻作“不释地而走”，旧注“標赤者”刻作“標赤者”；卷五将“郑本”之“王吕”刻作“王目”等。然亦有校正，如：卷一改“郑本”之“春山”作“春山”；卷二改“郑本”之“膜

而受”为“膜拜而受”；卷五改“郑本”之“孟愈”作“孟愈”等。

（十九）檀萃注疏本（简称“檀本”）

檀萃《穆天子传注疏》，先有坊刻本流传^⑩，后有光绪十年巴陵方功惠辑刊《碧琳瑯馆丛书》本，民国二十四年南海黄肇沂辑刊《芋园丛书》本。

此本八卷，卷一首载曾力行《默斋先生穆传疏序》、次严烺《穆天子传注疏后序》、次《穆天子传注疏总目》、次《穆天子传目录》（分原《传》前五卷为：西巡四卷三十三章，东巡一卷十六章，分原《传》卷六为二十一节）、次《穆天子编年》。卷二自“启行出塞”至“数过嘉辞”共五章，后附《河源考》。卷三自“膜昼居虑”至“至王母之邦”共十一章，后附《昆仑考》。卷四自“宾西王母”至“命怀诸饯”共六章，后附《西王母传》。卷五自“重颺氏”至“北游还反”共十章，后附《穆巡里数总考》。卷六自“休濩泽”至“还入”共十六章，后附《帝台化人考》。卷七自“勒示石闾”至“归周”共二十一节，后附《穆天子论》。卷八先载檀萃《穆天子传注疏序》、次郭璞《穆天子传注序》（即从郭璞《山海经序》中录出“案汲郡《竹书》及《穆天子传》……则《山海》之言其几乎废矣”以当之），次荀勖《校定穆天子传序》、次王渐《重刻穆天子传序》、次《穆传人姓名》、次《汲冢书考》、次《钞〈晋书·郭璞传〉附前后论》。除曾《序》、严《序》为七行二十字外，余皆为九行二十字。上下双边，左右单边，单鱼尾，白口。

檀氏自言校疏时“为其分章节，正其句读。其缺圈处，可以大意属读者，即补其字于圈中。其古字奇画，郭氏所缺释者，亦推验仿像而释之。宁使后来人攻我之妄，而此字不至于音义俱阙也。”（檀《序》）其分章析节，曾受到陈逢衡批评。其所补空围之字，虽为臆测，然亦有可取处，如卷一“大朝于燕□之山”

补以“然”字，“河宗□命于皇天子”补以“致”字，卷二“休于□山之下”补以“春”字等。疏解中或疏旧注，予以补充；或指摘旧注之误，予以更正；或补充新说，发挥己见，亦有不少可取处。然其亦有不少妄说处。但陈逢衡谓其“考证者一二，附会者八九”，系“远谪异地，托抒己愤”之作（陈逢衡《穆天子传注补正序》，则似太偏激。

（二十）洪颐煊校本（简称“洪本”）

洪颐煊校《穆传》，先有金鼋山房刻本，后有平津馆刻本，又有民国六年郑国勋《龙溪精舍丛书》刊本（即翻“平津馆本”）。

金鼋山房刻本，题“嘉庆甲子（1804年）夏镌”，“金鼋火房藏板”。首载荀勖《序》、次洪颐煊《序》、次王渐《序》、次正文六卷。序文正文皆半页十行，行二十一字，注文双行。版心下部有“鄂不馆校本”五字。

平津馆刊本，题“嘉庆丙寅年”（1806年），“平津馆刻”，载于兰陵孙星衍辑刊《平津馆丛书》。光绪十一年（1885年）吴县朱氏槐庐家塾曾翻刻过《平津馆丛书》。此刻首载荀《序》、次王渐《序》、次洪颐煊《序》、次正文六卷、次附录一卷（收录前人主要著录和题解）序文正文皆半页十一行，行二十字，注文双行。上两刻本，皆于正文分卷，次行题“晋郭璞注 临海洪颐煊校”。

金鼋山房刻本洪《序》下署“嘉庆九年太岁在子五月九日临海洪颐煊书于藁城官舍”，平津馆刻本洪《序》下署“嘉庆庚申六月三日临海洪颐煊书于西湖诂经精舍”，然今检两本，实金鼋山房刻本校订在前，平津馆刊本复校在后。对勘两本，仅正文便得异文二十三处。除两处系平津馆本误刻（卷四“赤鼈”之“赤”误刻作“亦”、“北至于河宗之邦”之“于”误刻作“千”）。两处系平津馆本脱漏（卷二“西膜之所谓茂苑”脱

“谓”，卷六“献之天子，天子美之”脱一“天子”）外，余十九处异文皆系洪氏对金鼐山房刻本的订补。如：卷二祀于郊门”，金鼐山房刻本无，而平津馆刻本补此四字，并于注中曰“四字本脱，从《北堂书钞》十六引补”。又如：卷六“七萃之士抗即车”，金鼐山房刻本“抗”下衍“者”字，仅于注中曰“《太平御览》五百五十五引无‘者’字”，而平津馆刻本则删此“者”字，于注中曰“‘抗’下本有‘者’字，从《太平御览》卷五百五十五引删”。再者，洪氏于平津馆刻本校注中亦多有改补。是平津馆本经过洪氏复校明矣。另外，金鼐山房刻本勘刻较粗，全书“己”、“巳”皆误刻作“已”，“戌”误刻作“戊”。将两本对比，以平津馆刻本为优。故《龙溪精舍丛书》刊“洪本”时，便照平津馆刻本翻刻。

洪氏校《穆传》用力较深。其所用底本为“郑本”，所用参校本有“程本”、“吴本”、“汪本”、钱塘赵坦所校吴山《道藏》本。特别值得称道的是，又从前代类书古注等著作中择取《穆传》引文用以校勘，还吸取了钱大昕、孙同元、洪震煊等人的研究成果，因而其校勘成就超过了前代任何人，成为“今本中最善者”（见《郑堂读书记》卷九）。

又，洪氏又于卷三周穆王与西王母对歌处据《山海经》郭璞注所引梳理错简，补正脱误，改变了明刊以来“讹舛不可句读”的状况，使之文意明顺，甚为可取。

（二十一）《秘书二十八种》载周梦龄校本（简称“周本”）

周梦龄校《穆传》本，载于《秘书二十八种》。《秘书二十八种》，嘉庆间汪士汉刊。

此本无荀、王《序》，首载《穆天子传题解》，引《竹书纪年》、郭璞《山海经序》所载周穆王事与《穆传》比证，落款曰“乾隆壬辰孟夏望日黄陂周梦龄遽庄氏识”。次正文六卷，半页十

行，行二十字。分卷次行题“晋郭璞注 楚陂后学周梦龄校”。

顾实谓此本出自“程本”，云“校程荣本，仅差一字”（顾《提要》），似未细校。今持此本与“程本”对校，差一改“程本”之“膜而受”为“膜拜而受”；卷三改“程本”之“顾鸟解羽”为“硕鸟解羽”；卷四改“程本”之“好无彊”为“好无疆”，改“程本”之“羗之队”为“羗之队”；卷六改“程本”之“饮子渌水”为“饮于渌水”，“改程本”之“百□众官人”为“百众官人”，改“程本”之“至于盐”为“至于盐”，等等。可见周氏在校勘时还是下过一番功夫的。

（二十二）《五经岁遍斋校书三种》载翟云升校本（简称“翟本”）

翟云升《覆校穆天子传》，收入翟氏道光中刊《五经岁遍斋校书三种》。

此本《穆传》半页十行，行二十字，首载荀勖《序》、次王渐《序》、次翟云升《覆校穆天子传序》，翟《序》题曰“道光十二年夏五月东莱翟云升书于五经岁遍斋”。正文六卷，于注中先列旧注，后为翟氏校语，中间以“○”分开。翟《序》自言“业付梓矣，而审视仍多未合，显有刊刻之误未及检者”，故正文后又附以《补遗》一卷。由此可见翟氏的审慎态度。

翟氏于《序》中云其所校“于诸本中从其一是，兼采檀氏萃疏，参附管见”，又参考了“载在字书者”。检其校记，知其还参考了《易经》、《诗经》、“春秋三传”、《尔雅》等的注疏和《北堂书钞》、《太平御览》、《事类赋》、《史记》三家注、《汉书》注、《后汉书》注、《文选》注等书中的《穆传》引文和《晋书》、《路史》、《元和姓纂》、《鹖簿图》等书。故其所校，多有可取，为后人称道，张公量谓“此书与洪颐煊校本并称诸校本中最善者”^⑩。

（二十三）《陈氏四种》载陈逢衡补注本（简称“陈本”）

陈逢衡《穆天子传注补正》，收入《陈氏四种》，题曰“道光癸卯开雕”，即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刊。

此本首载陈氏《序》，评论所见前人注疏，论述《穆传》价值，署曰“道光十一年辛卯春三月望日江都陈逢衡书于三祝庵太平巷之新宅”。次陈氏《后序》，叙述前半生生平，署曰“道光二十年庚子十一月朔记”；次《王序》（王渐）；次《洪序》（洪颐煊）；次《原序》（荀勖）；次《附录》（抄“洪本”《附录》）；次《凡例》，共八条，论知见版本，评檀萃本，辨类书、古注引文误题《穆传》引文者，论穆王，讲开雕缘起，署曰“道光壬寅二月又记”；次为《穆传人姓名》（抄檀萃所辑）；以下为正文六卷。分卷次行题“晋郭璞注 江都陈逢衡补正。”卷中每句正文下双行注出何种类书古注曾引此句，又注出洪颐煊校语和檀萃所补字。隔行为补注，单行，先列旧注，次引檀疏，次引洪颐煊语、次抒己见，中间隔以“○”。

由其注语所知，陈氏所见本除“檀本”、“洪本”外，还有“吴琯本”，“何允中本”等。虽其所见不广，但正如他自己所言，其注《穆传》“尝三复揣摩”，“凡注一书，必以十年为期”（陈氏《序》及《后序》），故其“考证之精到翔实处，往往突过洪、翟二家”（顾实语，见顾《提要》）。如卷一“先白□”注云“犹前所云‘先豹皮’也”，“寒下”注云“立于寒下露处也，谓上无屋宇可蔽风雪，非地名”；卷三“羽琤”注云“‘琤’盖‘玕’字之讹，坎也”；卷四“黑羊白血”注云“‘血’字亦‘角’字之误”等，皆独到之见。

（二十四）《子书百家》所载本（简称“子书本”）

《子书百家》，题“光绪纪元年夏月湖北崇文书局开雕”。收书一百种，《穆传》在“小说家·异闻类”。此丛书又名《百子全书》，民国八年（1919年）上海扫叶山房石印本即用此名。

所刊《穆传》只载王渐《序》，正文六卷。序文正文皆半页

十二行，行二十四字。分卷次行只题“晋郭璞注”。对校其文，见出自“郑本”，然亦经校勘，如卷一改“郑本”旧注“帔，鞞也”作“帔，鞞也”，“堊堊”作“蛩蛩”等。

（二十五）《观象庐丛书》载吕调阳校本（简称“吕本”）

吕调阳校《穆传》本，收入叶长高光绪十四年开雕的《观象庐丛书》中。

此本无《序》，正文半页九行，行二十二字，四周双边，黑口，版心刻“穆天子传”四字，下刻“观象庐丛书”五字。卷首题《穆天子传》，下署“彭县吕调阳校”。正文不分卷，仅于每卷首句提行另刻。于正文旧注后多以“案”字标出己意。案语多为释地名，亦间正字、补字。又于卷三以己意调整错简，另注穆王自大旷原至阳紆山一段归程。顾实谓其“释语至简，颇诡难知”（见顾《提要》）。

（二十六）郝懿行补注本（简称“郝本”）

嘉兴金蓉镜刊郝懿行《穆传》补注本，题曰《栖霞郝先生补注穆天子传》，署曰“潜庐藏板 光绪戊申五月校刊”。“光绪戊申”即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据金氏言，此本当初“仅印二百部赠人，故不易觅购”（见顾实《此书流传不广，但校勘颇精。提要》）。

是本首载荀勖《序》，次王渐《序》，次正文六卷，次金氏《穆天子传校补跋》。皆半页十三行，行二十四字。分卷下题“晋郭璞注棲霞郝懿行补注”。注文双行，注中以“○案”标出己意。

顾实评论此书云：“郝氏未见洪、翟二家校本，故征引多有同者，虽详核不及二家，亦时有独到之处可采焉。”（见顾《提要》）可谓中的。郝氏亦利用类书、古注引文加以校勘，有不少可取处。如：卷一旧注“即鸛鸡”前补以“鶡”字；卷二“至于曹奴”后补以“曹奴”二字；卷三“乃执白圭玄璧”校曰“《山

海经·西山经》引作‘玄圭白璧’”等。

四、民国刊本

(二十七) 丁谦考证本 (简称“丁本”)

丁谦《穆天子传地理考证六卷 中国人种所从来考一卷 穆天子传纪日干支表一卷》，收入浙江图书馆民国四年刊《浙江图书馆丛书》第二集 (一名《蓬莱轩地理学丛书》)。

此书首载《凡例》、次《地理考》六卷、次《人种考》一卷、次《纪日表》一卷，皆半页十一行，行二十四字。分卷后题“古杭丁谦益甫氏纂”。传文中删去旧注，夹以丁氏校记。传文缺字以○代之。

《凡例》共八条，述其书要旨，论盛姬事及王渐《序》等。

《地理考》将每卷传文按路途分段。每段传文后引证古书，考释地理。曰昆仑山在和阗南，春山即葱岭，西王母之邦即古巴比伦，而当时称亚西里亚，大旷原在里海东。

《人种考》论中国人种上古时从西王母故国——加勒底而东来，尤为乖谬。盖受当时法国拉克柏里“支那太古文化西元论”的影响所致。

《纪日干支表》除卷一第一个干支日“戊寅”曰“穆王十二年十月” (据《竹书纪年》) 外，余皆依六十干支次序推算而标以“距前×日”。遇有日数与所考里数不合者，辄改干支日以适之。如卷一“庚寅”曰“当为庚戌”。卷五、卷六干支不释。

(二十八) 刘师培补释本 (简称“刘本”) ⑫

刘师培《穆天子传补释》，先在《国粹学报》五卷第1——4期上连载，后收入民国二十三年 (1934年) 宁武南氏校印的《刘申叔先生遗书》中。

首为刘氏《序》，列前人著录，评前人校注等。次《补释》，自传文中列出三十七条，或考证今地，或诠释古意，或释名物典

章制度，所论较为精审。另有《穆王西征年月考》，言“戊寅天子北征”为正月十日即周正三月，“癸未雨雪”之“癸未”为十五日等。

（二十九）顾实讲疏本（简称“顾本”）

顾实《穆天子传西征讲疏》，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商务印书馆铅字排印本。

其书共五部分：首载《读穆传十论》，论穆王、《穆传》史料价值、成书年代、出土校理、字数等；次《穆传西征年历》，定穆王于十三年（前989年）西征，十四年（前988年）东归；次《新校定本穆天子传》，列顾氏校定之荀勖等《序》及前四卷传文；次《穆天子传西征讲疏》；次《附录》，列《穆天子传知见书目提要》及《参考用书目》等。

其校定文字，计参考“九行本”、“道藏本”、“范本”、“程本”、“吴本”、“何本”、“说郭本”、“郑本”、“汪本”、“檀本”、“洪本”、“周本”、“翟本”、“陈本”、“吕本”、“丁本”等十数种刊本和吴宽抄本、杨仪抄本以及黄丕烈校本、金蓉镜稿本等。还参考了古代类书、古注引文及前贤时人论著研究，成为当时《穆传》研究的集大成者。惜其仅有前四卷（所谓的西征部分），又受时代思想局限，所论所疏发挥过当处颇多，如言西王母即穆王之女，穆王西征至今华沙等。

五、各代抄本及手校本^⑬

（三十）吴宽丛书堂抄本（简称“吴抄本”）

明人吴宽抄《穆传》本，亦称“丛书堂抄本”。吴宽，字原博，号匏庵，谥文定，长洲人，明成化八年（1472年）进士，授修撰，官至礼部尚书。其所抄书为后人宝贵，朱彝尊《书尊前集后》称其抄书“书法精楷”；叶德辉《书林清话》胪举抄本书最为藏书家所珍秘者，首为吴氏丛书堂抄本。

此本首抄王渐《序》、次荀勖《序》、次正文六卷，于卷一下标“晋郭璞注”。序文正文皆半页十二行，行二十二字。注文双行。白棉纸。缺文处空格，不用“缺”、“□”。卷首钤有“张丑之印”（阴文）、“吴宽”（阳文）、“谖闻斋”（阴文）、“竹泉珍秘图籍”（阴文）、“海盐张元济经考”（阳文）、“涵芬楼”（阳文）等印，卷末钤有“丛书堂印”、“涵芬楼”印。

今检是抄，字有不少脱误，如荀《序》“虽其文不典”脱“文”字；卷一“河宗栢天”作“河伯栢天”等。且注文脱删较多，仅卷一就脱注文五十九处。但在今存抄本中，其年代最早，是其可贵处。

（三十一）秦柄绣石堂抄本（未见）

明人秦柄抄《穆传》本，亦称“绣石书堂抄本”。秦柄，字汝操，无锡人，嘉靖前后在世。

此本有卷首“结衔五行”。明人冯舒在“杨抄本”后有跋语曰：“崇桢己卯借得锡山秦汝操绣石堂抄本”，“卷首三行^⑭，诸本所无，独见秦本”。今检“杨抄本”见，冯舒于荀勖《序》前过录“结衔五行”（校改原署“荀勖”行，另于书眉上录余四行作五行）。

（三十二）杨仪万卷楼抄本（简称“杨抄本”）

明人杨仪抄《穆传》本，亦称“万卷楼抄本”。杨仪，字梦羽，别字五川，嘉靖进士，官山东副使，移病居家，构万卷楼藏书。

此本首抄王渐《序》，次荀勖《序》，次正文六卷。分卷处另提行，不另起页。序文正文皆半页十三行，行二十一字。注文双行。版心上方有“万卷楼杂录”五字。瞿氏《铁琴铜剑楼藏书题跋集录》谓其“依元刊本传录”。卷前有“鱼元傅珍藏印”（阳文）、“铁琴铜剑楼”（阴文）及“稽瑞楼”等印钤，荀《序》

前有“冯氏藏本”印，卷末有“子子永保”（阴文）“琴川鱼氏珍藏书画印”（阴文）、“鱼元傅珍藏印”（阴文）、“冯已苍”等印。

此本经冯舒（已苍）校过，书校语于书眉上，并于卷六末有跋语。又于荀《序》题署处补“结衔五行”，于卷四末补“癸巳天子饮于桑山”八字（他本皆无），甚有可取处。

（三十三）秦四麟抄本（未见）

秦四麟，字酉岩，别字季公，常熟人，万历间贡生。其抄《穆传》本，曾为清人张金吾所藏。张氏《爱日精庐藏书志》云：“《穆天子传》旧钞，前有荀杨《序》^⑤，首有结衔五行云：‘侍中中书监光禄大夫济北侯臣勛（一行）领中书议郎上蔡伯臣峤言部（二行）秘书主书令史譴勳给（三行）秘书校书中郎张宙（四行）郎中傅瓚校古文穆天子传已记谨并第录（五行）’。此五行，世行本无。板心有‘元览中区’四字，盖秦西岩藏本也。”顾实谓其所录“五行”中“记”字乃“讫”字之误，有“元览中区”四字之纸，即秦四麟抄书用纸（见顾《提要》）。

（三十四）叶树莲校本（未见）

叶树莲校旧钞《穆传》本，见于《上善堂书目》，孙从添谓其“校对精严，至今为宝。”叶树莲，字石君，洞庭人，由明入清。游山乐水，性嗜书，遇宋元旧钞，必重金购之。

（三十五）影宋抄本（未见）

顾广圻云：“壬子春，得一影宋钞本，断烂不全，失去一叶。其文与注则微有异同，因研朱细校其异。顾文字古奥，未敢妄定是非。”（《思适斋集》）

又，《增订四库简明目录标注》曰：“道光中人临袁寿阶校景宋钞本，有‘五人结衔’。”

（三十六）卢文弨校本（简称“卢校本”）

卢文弨校《穆传》本，今存翁弢夫所录卢氏校语。翁氏所

录，卷一下有“乾隆二十一年丙子嘉平月卢文弨校”，卷一未有“乾隆四十六年七月二十九日卢弓父以藏本校于山西之三立书院”。又于荀《序》及正文六卷共录卢氏校语一百四十二条，多有精到之处。并于卷三脱讹难通处录卢氏引《山海经·西山经》郭璞注引文所校之语，尤为可贵。卷六末录卢氏语曰“己亥三月廿八日得抄本又看一过弓父记于崇文书院”，“癸卯八月庚申朔以道藏本校讫弓父记于山右之三立书院”（翁氏将卢氏校语、识语录于赵坦抄本上）。

（三十七）文渊阁《四库全书》所录本（简称“库本”）

乾隆年间四库馆臣所修《四库全书·子部·小说家类》收有《穆传》。首载纪昀等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九月所撰《提要》，次载王渐《序》，次荀勖《序》，次正文六卷，每卷末皆钤“乾隆御览之宝”印，缺文处用“阙”字。校勘欠精，多沿明刊之误。

（三十八）赵坦抄本（简称“赵抄本”）

钱塘赵坦抄吴山《道藏》本《穆传》，王渐《序》在前，荀勖《序》在后，正文六卷。序文正文皆半页八行，行二十一字，注文双行。赵坦，字宽夫，嘉庆前后在世，以经术名重阮元所创杭州西湖诂经精舍。

以此抄校正统《道藏》本《穆传》，文字有异。如：王《序》“暇日稍加”抄作“闻日稍加”；卷一“天子之瑶”抄作“天子之瑤”；卷二旧注“食獐鹿”抄作“食麋鹿”等。

洪颐煊曾随孙星衍居诂经精舍，故得见此本而以之参校。此抄后归翁斌孙。王《序》前有翁氏识语云：“此即所谓‘道藏本’，系钱塘赵君坦从吴山《道藏》校录者。”翁斌孙，字弢夫，常熟人，光绪三年（1877年）进士。翁氏曾手录卢文弨校语于其上。卷末题曰：“日益斋主人录校，时同治庚午小春在汀州记。”

（三十九）顾广圻抄本（未见）

顾广圻影钞《道藏》本《穆传》，黄丕烈曾用作校本，并将异文过录于自己所藏之“程本”上。据黄氏所录，顾抄本曾补录荀《序》前“结衔五行”，或出于顾氏所见之“影宋钞本”。较之正统《道藏》本《穆传》，顾氏有校改。如卷一旧注“沱音橐驼之驼”改作“沱音橐驼之驼”，“栢天曰”改作“柏天曰”等。

（四十）黄丕烈手校本（简称“黄校本”）

黄丕烈手校本《穆传》，原藏杨氏海源阁，三十年代初为山东图书馆馆长王献唐所得，朱墨套印二百部赠人。

黄丕烈，吴县人，字绍武，一字莼圃，号复翁、莼翁。乾隆举人，清代著名藏书家、校勘学家，曾得宋刻百余部。顾广圻为撰《百宋一廬賦》，自为之注。嘉庆十年（1805年）因得见《穆传》“九行本”，故陆续借各家《穆传》藏本校于“程本”上。其所录有“九行本”、“道藏本”、“范陈本”、“范本”、“翻范本”、“吴抄本”、“顾抄本”，书眉上又录惠栋释语若干条，合九本为一。尤为可贵者，“九行本”、“翻范本”、“顾抄本”、“惠栋本”今已无从得见，赖此本可窥见原本面貌（黄氏所校，异文必录，连异体字也录于“程本”上）。

黄氏于荀《序》前录有“结衔五行”，第五行作“已讫”而不作“已记”，可正张金吾所录之误。

（四十一）张惠言点校本（简称“张校本”）

张惠言点校《穆传》本，系在《龙威秘书》所载汪明际本上点校，以红笔点句，以黄笔书校语。

此本校语简略，然亦有可取之处，如：卷一“燕□之山”于空围内填“然”字；卷二“以裡□昆仑之丘”于空围内填“于”字，“潜时乃膜而受”于“膜”后补“拜”字而外加空围；卷五“王目□弋”校“目”作“臣”；卷六“士女错踊九□乃终”于空围内填“踊”字等。

(四十二) 吴志忠校本（未见）

某清人抄本，吴志忠校正并跋，又载莫荣跋语。吴志忠，吴县人，字有堂，号妙道人，长于目录校勘之学。是本六卷，有旧注。

(四十三) 过录范本

某清人于“吴琯本”上过录范本，将“吴本”异文依“范本”涂改，唯未补荀勖《序》。又于书眉上书校语四则，两则论明万历间潘基庆刊《古逸书》，一则曰卷六“明衣”即“丧衣”，一则论“说郭本”等。

(四十四) 金蓉镜稿本（未见）

金蓉镜稿本《穆天子传集解》六卷，题曰“晋郭璞注 清郝懿行补注 丁谦考证 民国嘉兴金蓉镜集解”。是本“全录郝书，而采入丁书，特多纠正。又参以陶惺存（保廉）先生《辛卯待行记》之说。然金自下说解，征引之博，复有出于洪、翟、陈、郝诸家之外者焉。”（顾实语，见顾《提要》）另，金蓉镜所刊《栖霞郝先生补注穆天子传》及“顾实本”中保存了部分金氏校语释语。

余 论

由上述可见，元明时期的《穆传》版本，大致可分为两个系统：一为至正本，一为九行本。出于“至正本”者有“道藏本”、“范陈本”、“范本”、“翻范本”、“赵本”、“吴本”、“邵本”等；出于“九行本”者有“程本”、“唐本”、“何本”等。抄本多出自“道藏本”，可以归入“至正本”系统。就校勘质量看，明刻本都较粗疏，多因袭旧误。今将所见明刻与公认校勘精审的“洪颐煊本”《穆传》正文（共六千六百二十二字）相较，得表如下：

《穆传》明代诸刻与“洪颐煊本”对校异文表

单位：处

异 文 版 本	卷 次	卷一	卷二	卷三	卷四	卷五	卷六	合计
九行本		10	32	11	15	19	20	107
道藏本		11	31	7	18	16	24	107
范陈本		8	27	8	17	18	16	94
范本		12	35	12	26	23	24	132
翻范本		12	37	10	22	27	39	147
赵本		10	27	10	22	19	17	105
程本		11	31	10	19	17	22	110
吴本		12	29	10	22	20	22	115
唐本		7	27	7	12	14	14	81
邵本		12	27	6	11	12	13	81
何本		11	33	8	19	19	21	111

由上表可知，《穆传》明代刻本，以“唐本”、“邵本”脱误较少，以“范本”、“翻范本”脱误较多。

清及民国时期的《穆传》版本，可分为三种类型：一类为翻刻本，多因袭旧误，有“说郛本”、“郑本”、“汪本”、“周本”、

“子书本”及“库本”、“赵抄本”等；一类为精校本，有“洪本”、“翟本”、“郝本”及“卢校本”、“黄校本”等。在乾嘉时风的影响下，卢文弨首先采用古代类书、古注所引《穆传》古本作为校勘材料，开创《穆传》校勘新局面，惜其本流传不广。后有洪颐煊、翟云升、郝懿行等继用此法，成果甚丰。如“洪本”对底本校改达百余处，并将卷三穆王与西王母唱和处依《山海经·西山经》郭璞注所引古本加以爬梳整理，改变了过去错乱难晓的局面。又如“黄校本”合九本为一，保存了几种今天已见不到的刻本、抄本的原貌；还有一类是注疏本，有“檀本”、“陈本”、“吕本”、“丁本”、“刘本”、“顾本”等，或考证山川道里，或疏释典章制度，或诠释古文奇字，对旧注多所订正补充。其中，“檀本”、“丁本”内容繁富但多臆说，“吕本”过简，“陈本”、“顾本”用功最勤，可取处较多，“刘本”虽疏释条目不多，但时有精到处。

（本稿经王绍曾先生审阅订正，特此鸣谢）

注：

①以上所考，详拙作《关于〈穆天子传〉出土、整理、流传诸问题的考辨》，载山东大学出版社1991年《古籍整理研究论丛》。

②“结衔五行”，详见下文“秦四麟抄本”。

③见民国二十三年山东省立图书馆影印《黄尧圃手校穆天子传》。

④今存《穆传》之“郭璞注”，实非郭璞作，而是郭璞前之人所为，说详拙文《关于〈穆天子传〉出土、整理、流传诸问题的考辨》（载山东大学出版社1991年《古籍整理研究论丛》）。自此以下引所谓“郭璞注”皆作“旧注”。

⑤“王玄翰本”即王渐作《序》之“至正本”，王渐字玄翰。

⑥王重民《中国善本书提要》。

⑦青莲阁为李言恭书室名。

⑧《增订四库简明目录标注》载周星诒言“赵本”出“至正本”，

疑误。

⑨其他明本与洪颐煊本对校，卷一异文多为三十处左右（包括正文及旧注文）。

⑩《贩书偶记》言为“约乾隆间石渠阁刊”。

⑪张公量《穆传之版本及关于穆传之著述》，载《禹贡》第二卷第五期。

⑫刘氏虽仅补释《穆传》文三十七条，但对原文有所校正，故此列为一种版本。

⑬某些抄本、手校本的具体年代不能确定，难以与上列刊本排比，故于此单独列出。

⑭“三行”疑“五行”之误。

⑮疑“荀楊”为“荀勖”之误。

作者工作单位：山东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本文责任编辑：毛华轩）